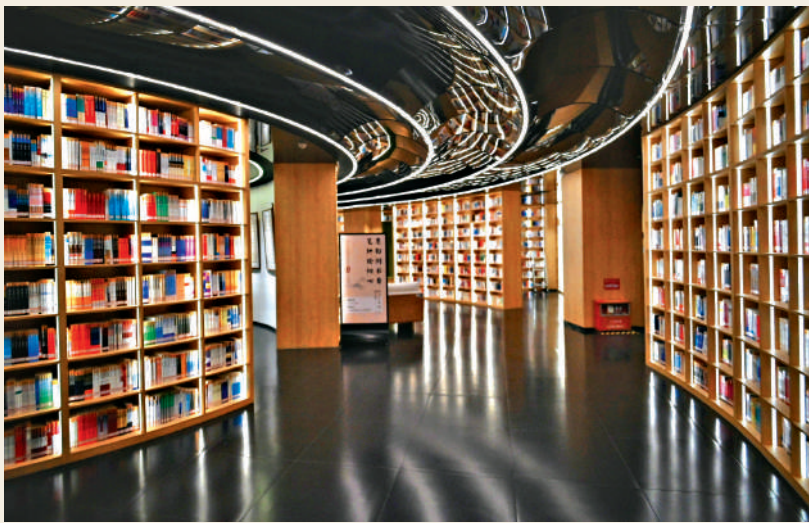


書香社會，從美的空間開始

吳志良



▲廣州商學院圖書館。

作者供圖

牆背後，靜靜陳列着線裝古籍和竹簡，古今在這一時刻相遇，文化的氣息撲面而來。這種將商學精神、傳統典籍與現代設計融為一體的心思，實在精妙。

同樣令人駐足的是紅色文獻館和嶺南文獻館。紅色文獻館內，五代領導核心思想的巨型燈箱與功勳人物照片牆，配以大量革命歷史書籍，匯聚成一股莊重的歷史感。嶺南文獻館則另有一番風情，系統收集了地方志、民俗文化和歷史名人傳記，又在書架之間點綴雕塑、陶瓷等嶺南風情實物，特設展區陳列了二十九位嶺南歷史傑出人物的事跡。古籍室更收藏了文津閣《四庫全書》《欽定古今圖書集成》《永樂大典》等影印古籍八千餘冊，據說是廣東東莞唯一收藏《欽定古今圖書集成》的單位。站在這些典籍前，彷彿能觸摸到南國文脈的厚重與溫度。

更出人意料的是動漫館。日漫、國漫、美漫三大區域各據一方，核心展品包括動漫雕塑和手辦，是由學生們推選的。頭頂深邃的星空設計，營造出沉浸式的氛圍，動漫藝術在這裏成了可感知、可共鳴的審美對象。將青年亞文化鄭重地請入學術殿堂，不僅是包容，更是一種眼光——美育不應該是高頭講章，而應該從年輕人的興趣出發，引導他們在熱愛中提升鑒賞力與理解力。

這些特色空間，共同構成了一個「文化鑄魂」的場域。但真正打動我的，是那些看似次要的細節。研討

室被冠以「京廣線」「廣深港線」「青藏線」等名字，卡座區則有「星座間」「二十四節氣」「王者榮耀角色」等主題，令人在會心一笑中感到親切放鬆；多功能廳「鍾書樓」打破傳統報告廳的嚴肅，觀眾席錯落有致，二樓牆上裝飾着經濟學大師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履歷介紹，彷彿與大師面對面；「懷德堂」內，四幅中國經典名畫畫簾——《千里江山圖》《唐宮仕女圖》《百駿圖》《步輦圖》，呈現出古典的寧靜；「風雅齋」更是一絕，書法桌、古琴、博古架、茶具、竹簾，配上《周易》《論語》等線裝書，琴棋書畫茶一應俱全，讀者可在此品茗論道，尋得一份心靈的雅緻。

而最為溫馨的，要屬「咄咄書語」閱讀空間。那裏有幾隻貓咪，安

靜地躺在讀者身邊和書架之間，為閱讀增添一份柔軟的陪伴。此外，「輕慢時光」咖啡角設有「深淵鏡」，營造深邃的視覺體驗；「婉園」「憩園」等空中花園，讓讀者得以在綠意中放鬆；各具風格的「驛站」茶水間，還免費供應茶包咖啡。這一切都流露出設計者的細膩心思：閱讀不僅是眼睛和大腦的運作，更是一種全身心的生活體驗。

正是這樣的環境，讓人有了閱讀的慾望，也讓人感受到文化的潤澤。但這並非全部。廣州商學院圖書館依託優美的空間，開展了豐富的美育實踐，舉辦各種展覽、比賽、講座，吸引學生將美學創意注入閱讀品牌，有效提升了整個校園的文化品位，學生的藝術鑒賞力和信息素養明顯提高，創新能力與終身學習能力得

到增強，一種積極的、審美的校園文化氛圍正在形成。一座圖書館，竟能發揮如此深遠的育人功能，可謂「美育塑神」的成功例證。

推行全民閱讀多年，往往着眼於推薦書目、邀請名家、舉辦講座，這些固然重要，但似乎忽略了一個根本維度——空間。人終究是環境的動物。假如公共閱讀空間仍是冰冷刻板的面孔，讀者匆匆借還、正襟危坐，閱讀便容易淪為功利性的任務。而一旦空間有了美感，有了溫度，有了人性的關懷，閱讀便可轉化成一種享受、一種生活方式。廣州商學院圖書館不只提供書，更營造願意與書共處的環境；不只傳遞知識，更讓知識在美的容器中散發魅力。

我無意過度浪漫化圖書館的休閒功能而忽略其文獻保障的核心使命，想強調的，是在這個扎實的基礎之上，美學精神與人文關懷所帶來的質變。當圖書館將「讀者是天，資源是地，服務是梯」作為信念，便不再是一個藏書樓，而是一處會呼吸的有機體。

全民閱讀的真正願景，是全社會形成「愛讀書、讀好書、善讀書」的風氣。要實現這個願景，就需要更多這樣的空間——美麗、開放、細緻、體貼，既是知識的海洋，也是文化藝術的殿堂，更是安放心靈的生活場。每一位走進來的人，無論原本是習慣閱讀，都願意找一個角落坐下來，翻開一本書。這或許是全民閱讀周帶給我們最深邃的思考。

七日談

（澳門篇）

全民閱讀周，各種書展、講座、徵文活動紛紛舉辦，彷彿整個城市都浸在書香裏。熱鬧過後，我們是否應該追問，閱讀到底需要怎樣的土壤，才能成為一種日常，一種習慣，而不是一年一度的儀式？前一陣子，我參觀了廣州商學院圖書館，心中那個疑問，忽然有了一個鮮活的答案。

那是一個下午，走進那座一萬七千平方米的館舍，我眼前一亮。這哪裏是傳統印象中寂靜、嚴肅，甚至有些刻板的圖書館？分明是一處為讀者度身訂造的「生活空間」。館長告訴我，他們的理念是以學生為中心，以人性化為根本，要讓空間功能齊全、形式現代、時尚、溫馨、舒適。一路走下來，我發現舒適的沙發、明亮的燈光、點綴各處的綠植和雕塑、空氣中隱約的咖啡香氣，都讓人不由得想在這裏多停留一會兒。我不禁在想，閱讀的種子，不正是在這種願意「停留」的心情中，悄然發芽的嗎？

廣州商學院圖書館給我的第一個衝擊，是大膽地讓「美」成為了空間的主角，不是簡單地提供桌椅和書架，而是將整座圖書館打造成一座美育的殿堂。館內十五個各具特色的閱覽學習空間，絕非千篇一律。走進新書區「弘書閣」，迎面是層層向上的階梯，寓意為「書山有路勤為徑」，階梯上別出心裁擺放着造型樂觀的雕像；書山頂層有一面「商」文化牆，寫滿形態各異的書法「商」字，還題有「身在廣商，思行無疆」的字句，激勵學子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。文化

哪些「香檳」才是香檳

在意大利領事館舉辦的美食周，參加了一個烹飪課，我們正準備嘗剛完成的Risotto，工作人員為我們斟上大會準備的飲品，我飲了一口，對太太說：「這香檳真清爽。」太太搖頭道：「這是意大利的Prosecco，不是法國的香檳呢。」

她接着解釋，很多人習慣把所有的氣泡酒（sparkling wine）統稱為「香檳」，但真正能稱為香檳（Champagne）的，只有產自法國香檳區，並遵循傳統方法釀造的氣泡酒，其風格優雅，常常有酵母般的複雜香氣。香檳這個名字受到歐盟原產地命名保護，唯有符合這些嚴格條件的氣泡酒才能使用這個名稱。

放眼世界，各地都有獨特的氣泡酒：西班牙的Cava帶着堅果與烤麵包的香氣；德國的Sekt則散發細膩的花果芬芳。而我們手中這杯Prosecco，用Glera葡萄釀造，散發着獨特的青蘋果與白花香氣，正適合搭配這道意大利燴飯。

從一杯Prosecco中領悟到：每款美酒背後都具備獨特的釀製工序、地理印記與文化脈絡。舉杯之際，細細品味其中蘊藏的地方風情，我們便會發現，每一次品飲都不僅是感官的享受，更是認識世界的一道門。



夏日即景

市井萬象

夏日，內蒙古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內滿目蒼翠，駝峰嶺天池澄澈如鏡，火山熔岩地貌與原始森林、湖泊交織，遊客穿行木棧道，在森林中盡享清涼。圖為六月二十七日日在內蒙古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拍攝的馬群。

新華社

金誠夫



▲金誠夫。

金誠夫生於一八九七年，江蘇江陰人。他與瞿秋白是省立第五中同學，且與瞿秋白母親金誠為同族。金誠夫一九一七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，一九二一年畢業後入胡政之任總編輯的《新社會報》工作，後追隨胡政之南下上海，擔任國聞通訊社記者。自一九二三年十月起，金誠夫以「冬心」的筆名在王郅隆時期的《大公報》發表新聞報道，也是在上海，金誠夫結識了正在辦《中華新報》的張季鸞。

一九二六年九月新記《大公報》創立，可以理解為吳鼎昌出資，胡政之與張季鸞出力。胡政之麾下金誠夫、李子寬等幹將參與了新記《大公報》的創辦。據金誠夫回憶，當初本欲請張季鸞主持上海的《國聞週報》，而張季鸞認為「辦週報要七日才出版一次，覺得興趣不夠濃厚。一日路過《大公報》門前，季鸞先生說把它接過來怎樣？吳胡二先生商量的結果，終於尊重季鸞先生的意見，接受辦理當時已停刊的《大公報》。」

一九二七年徐鑄成由其舅父朱幼珊介紹加入北京國聞通訊社，還不到一月，「大約為了一條稿件的刪改，舅父竟和主任先生爭吵起來，始而口角，最後至拍桌子大罵。第二天，我舅父就被辭退了，冰山既倒，日夜惴惴，不知哪天我的飯碗也要被敲掉。以後，證明主任並不想株連，我還得以繼續工作下去。那位主任，就是金誠夫先生。」這是徐鑄成後來的回憶。

新記《大公報》創刊後，金誠夫

擔任北京辦事處特派員，一九二九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，金誠夫調任《大公報》駐南京特派員。一九三五年吳鼎昌辭去《大公報》社長職務，出任國民政府實業部部長，金誠夫任實業部主任秘書，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吳鼎昌任貴州省政府主席，金誠夫隨之入黔任貴州省政府秘書。一九三八年七月他重新回到《大公報》，被任命為《大公報》香港版經理，徐鑄成任編輯主任，張蓬舟任採訪主任。一九四一年底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，日本佔領軍參謀多田中佐曾找到金誠夫和徐鑄成，要求宣布休刊的《大公報》盡快復刊，金徐二人以人員走光、資金用光、存紙於戰火中燒光為由拒絕。一九四二年二月金誠夫和徐鑄成逃出香港轉往桂林，金誠夫擔任桂版《大公報》總經理。一九四四年十月桂版職工集體撤往重慶，當時王芸生和曹谷冰主持渝版《大公報》，一時之間有了兩套人馬，胡政之特意為其創辦《大公晚報》，徐鑄

成任主編，金誠夫任經理，不得不暫時「以小事大」。

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，抗戰勝利赴南京參加日軍投降典禮，《大公報》派出的是金誠夫和徐鑄成，他們與《時事新報》張萬里、《新民報》張友鸞、《世界日報》成舍我、《中央日報》陳訓誥等，乘軍用運輸機從重慶飛往南京。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，《大公報》上海版復刊，金誠夫擔任滬館副總經理，後又兼任津館經理，一九四七年他抵達天津，主持天津館的業務。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，金誠夫擔任大公報社總管理處副總經理、管理委員會主任兼上海《大公報》經理。一九五三年上海《大公報》遷天津與《進步日報》（由天津《大公報》改組而成）合併，金誠夫擔任合併後的《大公報》副總經理，一九五六年《大公報》遷入北京之後，金誠夫仍任該報副經理，直至一九六六年。後來，金誠夫還擔任過北京市文史館館員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。

王芸生於一九八〇年去世時，金誠夫和孔昭愷合送輓聯追懷其行跡，亦可見其文辭思想：

為祖國赤膽忠心，參政務，察民情，驅影筆，著雄文，畢其生績績卓著，萬眾共長征，看大地回春，虎躍龍騰，正在待高歌猛進；

論私誼良師益友，律已嚴，待人寬，治學勤，任事勇，數十載啟迪殊多，一朝成永訣，對滿梁落月，撫今感舊，焉能免恻惻神傷？

僑批裏的鄉愁



自由談 東瑞

一齣從僑批引發靈感的電影《給阿嬤的情書》有如巨石投湖，在海內外華人社會爆發了熱議。

電影潮汕語對白，僑批成為整部戲的戲眼。令我想起去年十一月旅遊潮汕時參觀僑批文物館（又稱為汕頭市檔案館僑批分館）的情境。這是內地第一家以僑批為主題的展示館。

我是閩南人，早期我不知道「僑批」指什麼；原來潮閩發音同源，「批」與「信」同音，就是「信」的意思，亦可稱銀信。

「僑批」流行於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。舊年代廣東潮汕、閩南不少鄉親因家鄉窮而南洋（即落番），希望有日能賺到錢衣錦還鄉。少數人辦到了，更多的父輩走上不歸路，客死他鄉。無論哪一種狀況，他們多少都會把銀錢匯到家鄉。當時

有很多銀莊辦理這類匯款事宜，紙質匯款單通常連着尺寸不大的空間，請代寫批（信）人寫上匯款人需要告訴親屬的話，這就是「僑批」了。

別看這一封不起眼的小小僑批，這家僑批文物館居然搜集了十二萬份原件，讓我們讀到了許多心酸、感人的僑批故事。也別低估了這些總是畫着簡單紅線條的白信封，它不僅體現血濃於水的親情，也抒發了海外遊子眷念故鄉的鄉愁。它雖是片言隻語、篇幅不長，但正如國學大師饒宗頤在文物館前寫的展序說的：「來自民間的僑批記載翔實，內容豐富。從中可以了解到祖國與僑胞居住國的國情、僑胞故鄉的鄉情、僑胞家庭的亲情和僑胞與他們眷屬的親情……」價值不凡，有點像今天作家的手稿一樣珍貴，值得珍藏和研究。

在那風雨飄搖、民不聊生的年代，也

相應地出現不少為僑批服務的特殊職業的人物，如寫批人、水客。寫批人通常被稱為寫批老先生，他們或在私塾裏讀過幾年書，或有點文化，在南洋的大街小巷擺個小檔，厲害的，委託的鄉親一邊敘說要寫的大意，寫批人一邊寫，委託人說完寫批人也寫完；有些寫批人，口碑很好，不利於收信人的、不如實的謊言等等一概不寫。還有就是水客，常年來往於家鄉和南洋之間，為鄉親們帶人、信、錢和物，在那落後的年代，水客們大多數日子在水上漂泊，帶的行李非常簡陋破爛，不是籬籠就是破藤箱，有的水客一去不回，死活沒人知曉。

落番海外潮籍僑胞據粗略統計約有一千五百萬人，分布在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。可以說，有陽光和海水的地方就有華僑，其中到東南亞的最多，約佔百分之七十，而東

南亞中，最多的是在泰國，潮籍人士約超一千萬。僅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到上世紀中期的一個世紀以來，從汕頭口岸出洋的就近達六百萬。這是一個觸目驚心的龐大數目。造成這大規模遷移的直接原因是國弱民窮、兵荒馬亂、鄉民無以為生；要活命；要溫飽，就得衝破困境，背井離鄉，到土地較為肥沃，尚未開發的國度謀取新的活路。

落番的大多數前輩做了體力活，包括當苦力、碼頭搬運工、修鐵路、拓荒墾殖、種植胡椒、樹膠、農耕型田、當小販、開雜貨店等等。我們在展品內讀到僅寫一個大大「難」字的僑批，不禁感嘆，難！好像沒有一個字，再能如此地充滿汗水和淚水吧。

僑批悲劇《給阿嬤的情書》只是華人出洋、落番海外發生的千千萬萬的故事之一。還沒被發掘的不知有多少？！